



□ 13
1433
4



門四三
號 1433
卷 4 止



莊子獨見

晉陵胡文英繩崖評釋

雲中武啓圖義民同訂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
 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是戰國遊客王
 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
 冬則獨獨周禮作籒國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
 過而問者曰此子宅也子宅性所素安也或疑其
 素安答之果之意以高人自隱而不夫夷節已不
 求進暗暗提醒則陽非可仕之時
 則陽第二十五

莊子獨見

能尚未完。忽然又接。此而况我乎。我又不若夷。

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

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

無德。指下顛冥助消。有知。謂楚王雖不之許。而必

強為薦引。以著其交。道之神。此種招權死利。固已

顛倒昏昧于富貴之地。其于朋友之間。豈能相助

以德。惟日趨于汗下而已。不自許。言夫凍者假

夷節之不能薦助消。向言薦之亦無益。夫凍者假

衣于春暘者。反冬乎冷風。寒者不知其不可。蓋病昏失

非反冷風之時。而病熱者不知其不可。蓋病昏失

也。故下文遂言。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

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非佞

甘辭悅之。正德以大道化之。則亦故聖人其窮也。

料虎頭。編虎鬚。而不免虎口矣。故聖人其窮也。

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

則無尊嚴。如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使之和豫。而

能令人忘貧。化卑。此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

焉。樂彼之順。利以托已。則已不求保。而故或不言

而飲人以和。與物為娛。樂物之通。皆本諸此。即下

亦其緒餘也。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

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化不過偶然並立。而使人

歸居田野。而君必候其所施。如此直解。自與下文

段說公閱休。而只用故人正德一句。輕輕作起。用為人起。後用故曰待公閱休佳。極行文透。妙之。

聖人達網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言聖人動容周旋。命他有所動作。亦出于自然。人便視為有為矣。殊不知憂其知慮以為之。則所行恒無幾。遇着行不。去之時。將若之何。暗承上或不言而飲。人生而美。以和起。下愛人終無已。人安之亦無已。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人與之鑑。人為之鑑也。其可喜。終無已。人好之終無已。美者。賤。

而惡者。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行賢而去自。而不愛哉。此亦自樂物。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之通。而保已以推之。入之者十九。分。遮却九分也。猶之。上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分。遮却九分也。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眾間者也。此喻眾人樂于復性。而聖人先得我。冉相氏得其。心之所同然。故眾人樂而安之也。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証上終無。二字。便將人安。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亦談括在內。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

之何。言衆入之心。逐物而化。即所謂內化齊未化
 本欲法天行健也。今內化外不化。是不得師天也。
 奈何而以殉物為事哉。數語俱屬反筆。諸解將曰。
 與物化。屬冉相。夫聖人未始有天。不知未始有人。
 未始有始。未始有物。此三句。因未始與世偕行而
 不替。因物而所行之備而不涸。涸也。如以言其
 而未嘗或竭。惟得其環中以隨成也。其合之也。若之何。
 試觀聖人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從師而不囿
 得其隨成。傳。如隨其曲。傳之傳。師天而不囿。為之
 司其名之名。贏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為之傳
 之。若師天而不去其師天之迹。是為之司其名也。適
 贏于法而病于實。既欲盡其實。又欲擅其名。適

得其首鼠兩端之見而已。若以聖人非脩為不
 則如仲尼之脩為。可謂盡慮矣。然不過隨其曲傳
 也。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無日則歲于何
 何附。以見必得其環中。而後能隨成也。若一味世
 故圓轉。而內無實得。不幾鄉原之為。似是而非乎。
 漆園引以作結。蓋欲人知所致力也。自聖人外。達
 綢繆至此。眼上使人化父子之宜。發明聖人外化
 而內不化。所以
 化人之本也。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
 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
 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民人。係其
 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內。虜其民人。係其牛
 馬。故其君焦勞而熱發於背。因其熱發於背。忌也。
 而拔其國。如左傳因其克也。而攻之同意。忌也。
 則陽第二十五

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忌由忌鄙忌也因其賢臣出走而扶其背折其

脊所謂增不去也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

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

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以十仞

兵不起七年見其植基之厚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

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華子恐王以不伐為

故智故以亦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

但能議其是非而不能得其當然之故故謂之君

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若此向清微元

朕朕不得語自左國以來無奇不有而此種意子

聞之而見戴晉人戰國時學問機辨其映徹玲瓏

漆園最高以此知戴晉人未有能及此者且惠子所厚惟

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

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

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意其虛言與曰臣請

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在如左

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

之國若存若亡乎通達人力所通也若存若亡似

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

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

則微之至也

則陽第二十五

莊子

指遠。妙在着着使人自。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思。故能不煩言而解也。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從前爭奪是非。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之念。一齊都盡。

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嗚也。吹劍首者。吹而已矣。今人諺言于不然之事。往堯舜人之

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管之

已不足聞。至于吹。則其聲益微矣。高道堯舜者。其

魏王之爭端也。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館于賣漿其鄰有夫妻

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邪。稷。亂

夫。妻。臣。妾。一。齊。乘。屋。臺。無。次。仲尼曰。是聖人僕也。

僕猶。是自埋於民。出類拔萃。今混同于臣妾。是自

下而埋于齊。自藏於畔。畔。田也。其聲銷。惟埋於民。藏

而。不。其。志。無。窮。然既為聖人之徒。豈能。其。口。雖。言

其。心。未。嘗。言。口。言。而。心。不。白。故。志。方。且。與。世。違。與

違。心。未。嘗。言。也。方。且。與。世。違。與。而。心。不。屑。與。之。

俱。此。句。從。上。句。蛇。出。是。陸。沉。者。也。不。水。而。沉。猶。大

夫。妻。臣。妾。而。自。成。其。為。隱。或。解。作。不。用。是。其。市。南

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止之著

於已也。著。知。之。明。也。知止之適楚也。以止為必使楚王

之。召已也。彼且以止為佞人也。彼。以。我。知。其。陸。沉。之。故。而。猶。嘵。嘵。則

則陽第二十五

必以我為。夫若然者。若然言其用如此也。其於佞人也羞。

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

之。其室虛矣。不復有夫妻臣妾登極矣。夫子一見亦必知。

為夫子兩心相印。所謂惟聖人能知聖人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

滅裂。昔子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子

子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子。鹵莽。潦草也。

耕芸雖有兩候。而食報則一。蓋為政者治民之始。初終俱不可有所忽也。若名雖治之。而不盡其量。

是。滅裂于我矣。子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

繁以滋。子終年厭飡。變而為整齊。則我與物各償其願矣。莊子

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

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眾為故。眾為

大所謂欲惡也。欲惡既多。則鹵莽其性者。欲惡之

治身不詳。而鹵莽滅裂也。為性。萑葦蕪葭。人心之仁。猶五穀之美

無異非種之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扶形助欲。

天也。竝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

竝潰。精神消散也。漏發。血氣流溢也。漂疽疥癰。血氣流溢之故。內熱溲膏。精神消散之故也。

相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

猶是也。雖遊亦必不能行吾又請之。老聃曰。汝將

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臯人焉。寓言地醜德齊。非

莊子獨見。則陽第二十五

推而強之。叩其人而強問之。解朝服而幕之。幕之。蒙之也。寓意罔民者。

皆自朝也。號天而哭之。此弊之來已久。不可責于誰何。故惟有呼天而已。曰。

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蓄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

為殺。人。大蓄。謂法網漸密。而人人將罹于法也。榮

辱立。然後觀所病。病。以此。貨財聚。然後觀所爭。今

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

欲無至此。得乎。立人之所病。寵盡權貴也。聚人之

時。則病之甚。爭之甚。而至于盜殺矣。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

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

形者。退而自責。所出政令。事事皆肖其物。以為設

則自以為失。自以為枉矣。諸解今則不然。匿為物。

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

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力竭。不識

不至。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日出多偽。指匿為

也。上行。下。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

此三句。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人皆知責於盜

大緊說。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人皆知責於盜

之如此者。迫之如此者。則豈可先問盜竊乎。無限

哀痛慈祥之意。俱從肺腑流出。後世之以慈悲為

念者。那得有此真切。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僅言年六十而六十

一行字。便見一歲之中。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

而有日新月異之功也。

則陽第二十五

在子蜀見

以非也。始則以較前為進一境。故是之。既未知

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又從六十句。萬物

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乎門。人皆尊

其知之。所知。惟不見。故第。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

知。而後。知。正。與。始。是。而。卒。可。不。謂。大。疑。乎。疑。惑。已

乎。已。乎。且。無。所。逃。不。求。乎。非。但。不。可。止。而。不。求。且

無。所。逃。于。所。不。知。以。為。知。也。此。則。所。謂。然。與。然。乎。然。與。然。然。而

且。無。所。逃。句。作。結。諸。解。未。是。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狝韋曰。夫衛靈公飲

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

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謚法。亂而不損曰靈。今靈

謚。而。不。當。大。弢。曰。是。因。是。也。靈公若能聽政。而應

之。為。靈。謚。之。為。靈。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

者。因。其。無。道。也。監而浴。不分男女尊卑。而同器以史鮪奉御而進

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

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奉御而進所。猶後世之

治宗廟朝廷之事。奉幣而進。公使人代執其幣。而

又使人扶而翼之。言其肅慢相半。所以為亂。而不

損。狝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

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

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言其子不足馮恃。將

有靈公其人者。奪而

為萬里。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大殺伯常。尊其所知者也。稀韋。時其所不知者也。根上段已平已乎。且無所逃來。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正里之言。
四井為邑。四謂之鄰。五鄰為里。不適主于何人。而大公調曰：正里

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
謂之鄰。五鄰為里。不適主于何人。而大公調曰：正里

以為異。以為異。以為同。合十姓百名也。散同。今指馬
謂之鄰。五鄰為里。不適主于何人。而大公調曰：正里

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
謂之鄰。五鄰為里。不適主于何人。而大公調曰：正里

之馬也。
喻百家雜碎。泛舉則不能成其是。故止山

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
此二句。陪大人合

併而為公。
兼收並蓄。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

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
人以言而入我。我雖有主

成五官殊職。君不私。
賜則君以法天者也。天不

治文武。
國治文武。文武同治其國也。舊本以國治

與明眼者。細釋本文。自知。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
字。殊為不類。或于文武下添殊材二字。與德備何

殊。理道不私。
道主于大人。猶中庸之。以道屬聖人

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無為。不為。不執。距

併而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
無時。有終始。

也。世有變化。無事不變也。禍福至有所拂者。而有
之倚伏。渾然在中。而不可見也。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第二十五

所宜。塞翁失馬。未知為禍。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正。里。之。言。面。猶。方。也。白。殉。則。與。人。異。方。矣。而。不。知。有。所。正。者。不。能。無。所。差。故。大。人。猶。大。澤。大。山。然。百。材。木。石。少。知。曰。然。則。謂。之。道。皆。我。所。有。而。無。容。執。距。也。足乎。正。謂。道。止。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猶道不止於正里之言。而。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姑以其近似者讀之也。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道。者。為。之。公。道。無。處。不。到。如公家。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無。道。

所不統攝。故借正里以明之。若已有天地陰陽。則。正。里。之。言。亦。將。處。于。萬。物。之。類。豈。得。以。此。而。相。比。若。以。比。道。則。猶。狗。馬。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之。小。大。相。去。遠。矣。萬。物。之。所。生。惡。起。則。固。存。于。物。而。非。生。物。矣。物。莫。自。而。得。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益。相。治。日。月。互。相。有。哉。物不能與日月爭光。故曰相蓋萬物皆待日月而。成。列。故。曰。相。治。日。月。陰。陽。之。大。者。故。借。以。顯。微。四。時。相。代。相。生。相。殺。四。時。彼。此。代。謝。而。物。有。遇。其。遇。其。時。而。死。則。如。四。時。殺。之。造。物。之。以。陰。陽。四。時。生。萬。物。如。人。之。以。欲。惡。去。就。生。萬。事。也。故。下。文。遂。以。明。之。欲。惡。去。就。於。是。橋。起。不。獨。萬。物。自。無。中。生。人。之。欲。惡。去。就。豈。先。有。之。亦。憑。空。而。起。也。橋。起。如。憑。空。而。起。如。陰。陽。四。時。之。不。着。物。而。生。物。也。雖。雄。片。合。於。是。庸。有。其。半。以。成。夫。婦。雌。雄。即。夫。婦。也。左。子。獨。見。則。陽。第。二。十。五。上。

庸有常有也。夫婦既合。則子孫常。安危相易。禍福
 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數者亦從欲。此名實
 之可紀。精之可志也。名不可名者。微者不能志。惟此
 言也。而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
 此物之所有。若窮而不反。終而不始。則無物矣。窮
 反終始。則物亦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
 自然而有矣。極其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
 道何損焉。觀道者。所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
 以體道而已也。聖人有所以不知。亦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
 存而不論之意。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或使。如行

季真主於無為。接子主於有神。正於其情。大
 物性之本然也。偏于其理。據後起而言之也。夫
 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極在眼前。雖有大
 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
 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所自化。所
 所將為。所以鳴吠之機也。鳴吠而或使乎。究誰為
 之。鳴吠而莫為乎。何以能鳴吠也。由其故而析之。
 以為精。則至于無形。以為大。則至于或之使。莫之
 不可圍。莫為。或使。何所見。而云然。或之使。莫之
 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皆有成流。滯而或使。則實
 莫為。則虛。太明說有個主宰。是人可無容致力矣。則
 矣。則太虛也。有名有實。是物之居。所可見者。非處于
 物者也。或使。無名無實。在物之虛。所不可見者。在物
 之說。未是也。則陽第二十五

謂道者為之公。而非竟無可言。可意言而愈疏。其物也。莫為之說。未是也。可生不可死。不可祖。死之者。言之則愈遠矣。未生不可忘。已死不可徂。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既不能禁其所自有。則已死亦不能往觀其所自。無。故死生之理。在目前。而不可觀。或使莫為。不過借以惑人。而非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未其實見其然也。來無止。然道在物中。豈可見而可言哉。故下文用言之無。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如道費而也。接住。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如道費而隱。故與物。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本。祇在。同理也。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不可以有言。或使之非。際。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不可以有言。或使之非。非。道之為名。所假而行。行。即道之為名。亦假之以。

方。前用終以為過。言而愈疎。疑之所假。與物終始。數語。盤生一層。又剝一層。直。至。胡。為。干。火。方。纔與。截。斷。想。見。一。箭。拂。背。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即。易。所。謂。仁。者。見。道。而。不。知。蓋。得。道。者。言。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亦。道。執。物。者。言。道。亦。物。也。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言。不。足。以。盡。之。非。言。非。默。議。其。有。極。道。在。非。之。際。議。之。寧。有。定。極。乎。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莊子獨見

晉陵胡文英繩崖評釋

雲中武塔圖義民同訂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外物。外來之患害。指賤生之物而言。故龍逢誅比干戮

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

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

年。而化為碧。藏其血。三年化為碧。甚言其忠誠之結。死而不化。而生前人不肯信也。

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

曾參悲。外患之至。善惡皆難必其能免。則所恃者惟此區區之內養矣。故下文遂言內惠之

莊子獨見

外物第二十六

一

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既無所逃此憂又不得成此慰腎沈屯利害相摩所逃蜜罇不得成心若懸於天地之間無所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憤然而道盡逃來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憤然而道盡兼誅死憂悲而言之也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

傷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木本無火則然猶人本無火也而與人相憂則生火金本至堅也而守之以火則流猶人雖堅如金石而時以火之堅猶將銷鏤而挺解也此意同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絃之氣兩相摩憂故生雷霆也諸解作水中有火乃焚大槐雷雨時火從中發至今焦木宛然蓋濕氣蒸鬱成火不待相摩而燃也有甚憂兩陷而無偶為記憶以證乃字若合符節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蜜罇不得成心若懸於天地之間無所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憤然而道盡逃來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憤然而道盡兼誅死憂悲而言之也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

死臣意味平
非秦園手

與心持括如
在言意卷

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任公子為大鈞巨緇五十牂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

巨鈞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

聲侔鬼神憚赫千里憚赫震也任公子得若魚離而

腊之自淞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

後世幹才諷說之徒輕同銓品量人材也舊解皆

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趨灌瀆守鯢鮓其於得大

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徐常吉以

縣令為秦以後事然沈諸梁為楚葉縣令公孫

孫累灌瀆皆小之意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

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

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裙襦猶未解口中尚

繪曲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

死何含珠為雖為盜竊之時亦不離滿口詩書腐

之居接其鬢摩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類

無傷口中珠假義者痛下針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

莊子獨見

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因上長下短而見其末
見其視若管四海此視若管四海。因末僂耳後而
皮相只用視若管四海五字空中寫影自然函不
蓋一切後以所謂函蓋之法不知費多少彭亨不
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正也召而來仲尼至
曰且去汝躬矜皆矜也一身與汝容知貌若愚矣斯
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
進乎更問由此工夫大業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
而驚萬世之患營四海不忍一世之傷也。躬矜容
知驚萬世之患也禮者道之華而抑固窶邪止其
亂之首故矜躬容知之害如此抑固窶邪止其
略弗及邪沒見識乎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

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喜為驚所
一慙之不忍終身慙也較中人之無榮無辱者略
進焉耳相引以名陪下相結以隱句起下譽堯句
相結以隱跟上視若管四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
海及不忍一世之傷來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結人
猶譽堯非桀者之引人以名也夫人之相與祇須
淡忘而自然順利猶閉其譽而自無所庸吾之非
也如此則與一世而得淡漠可矣若反此而自勞
則無非傷生之事偶爾而妄動亦非正道之所宜
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
爾躊躇興事物來順應而非豫為萬目以憂也如
此則成功極易奈何重問于我而終以學業相
矜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阿門宮中門也
外物第二十六

莊子
齊人
也

莊子
齊人
也

子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子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圍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愚不索網而畏鷓鴣。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

矣。嬰兒生無右。碩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雖有至知

二句緊頂上知困神不及。虛含下去小知而大知。明魚不畏網句。是橫擔一喻。去善而自善。是帶倍

一句。嬰兒二句。為上自字作証。其實是發明去小知而大知。明句也。法脉繚繞委曲。盡諸奇變。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即內篇大。而莊子曰：知

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

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厠列也。厠足猶容足

也。墊下也。自容足之地。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

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容足之外。有無用之用。

若以廣且大為無用。則一目之羅。無時得鳥。若以墊黃泉為無用。則高飛之禽。可以屈尾。百姓日用

而不推故耳。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

不能遊且得遊乎。心有天遊者無往不可。反是者無往而可。夫流遁之
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
反火馳而不顧。流遁決絕來。雖相與為君臣時
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承上而言。不能遊者必至于
德者之所以自任也。蓋至知則不疑滯于物而不
須流遁。厚德則其志無窮而不忍決絕。今不能遊
之人。顛沛而不反其志。火馳而不顧其行。以出為
辱。以處為賢。殊不知至知厚德之人。雖出而全其
君臣之義。亦會其時之可為。故曰。至人不留行焉。
也。故後世不能貶損其良貴。故曰。至人不留行焉。
不遊且得。大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夫流遁決絕
以為不敢。聚卑。今而以為不足行。且以狝韋氏之
此初學之流。見識淺鮮而然也。若將眼界放高。則流遁
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決絕者亦與世俗同此

波靡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口。
耳。此不波者何。嘗彼教不學。承意不彼。言教彼而不
此不波者何。嘗彼教不學。承意不彼。言教彼而不
流遁決絕哉。彼教不學。承意不彼。言教彼而不
狗彼。此所以能遊于世而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
不僻。順于人而不失已也。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
徹為顛口。徹為甘。此四句。陪下心徹二句。不
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
跖。跖則眾害生。凡為道于所徹者。不欲以物壅之。
道。哽之。久而混。逐叢生。互相跖踐。眾害俱生矣。此
言道之本然。而人不可不循道而行也。諸解于道
不欲壅。殊欠理解。會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
也。或。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
竇。物之所以有知者。恃耳目鼻口。心知之息。若一
王十獨見。外物第二十六。

材爾殊也。天之全以相付者，其清明之氣，時時使
 之相通，如穿之者，然未嘗使彼目不能視，耳不能
 聽也。人顧以物欲塞其實，而使之雖視不明，聽不
 重。聞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
 則六鑿相攘，胞有重關，一旬陪下，心有天遊，二旬。
 六鑿，即耳目鼻口心知也。大林正山之善於人也。
 相攘，則賤妨貴，小加大。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
 亦神者不勝，故求清淨也。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
 稽乎誑，也。急知出乎爭，柴生乎守。柴，塞官事果乎
 衆宜，承上而言，德之溢由于求名，名之溢由于表
 乎守，相持以求勝也。北皆心無天遊，六鑿相攘而
 生害也。豈知官事猶順衆宜而斷而一身之中焉。
 可使之。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辱於是乎始修草
 相攘也。

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怒生急于生也。倒
 順其生機，則草木亦不自知也。善養息者，亦俟其
 息之自行，而必有事焉，則雖逆亦順，而不生衆害。
 矣。若未至而助長，既至而忘其所靜，然可以補病。
 有事已過而務為小補，豈其道哉。靜然可以補病，
 病皆由心而生，靜則心不動，皆滅可以休老。皆目
 而病自滅矣。故可以補病。皆滅可以休老。皆目
 則可以不以不速老也。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
 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駭
 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駭世聖人未
 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駭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
 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
 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此駭國

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

他聞之帥弟子而峻於窾水諸侯弔之牽連得妙三年申徒

狄因以陪河此駭世駭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

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蹄兔腎也兔過而

繫故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

之人而與之言哉得意忘言則無論其有用無用

神若惠子者不知無用之為用誠皮相耳

莊子獨見

晉陵胡文英繩崖評釋

雲中武啓圖義民同訂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所

天地古今事物之理蓋明道之言不可不詳故十

居其九也重言借聖人高士之立言制行蓋衛道

之言不可不勤故十居其七也卮言和以天倪如

韓昌黎與人為無實駁雜之說蓋所遇皆此種

觀不堪之人與之正言莊論彼且不知為何物不

與之言又似不近人情惟姑與之為戲則彼或轉

思徐悟我又得以自娛謂之日寓言十九藉外論

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

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自言其道之妙。則人必不信。

乃始顯。此非我之故。相為難。與已同則應。不與已

同則反。同於已為是之異。於已為非之。此四句正

也。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艾。借重前輩以

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雖

先于我。而無經緯本末于胸中。則強以期頤之人

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

人而無有足以先人者。是失其為入之道也。失其

言則齊。此即齊物論中餘意而申之。言后言日出

而調我之天機。以為消遣者。非欲以此而

得已也。異境同。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齊人欲

而以此言則不齊矣。人有言。故曰無言言。無言之所

謂無言者。雖言亦無言也。蓋厄言之出。終身言未

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言終身言。而吾之真未

嘗不存于其中。是未嘗不言也。有自也。而可有

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

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

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

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厄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

矣。孰得其久。正解窮年。諸解作傳。萬物皆種也。以
 不同形相禪。譬之五行。以水繼水。以火繼火。豈能
 不然。而後可借也。始卒若環。莫得其倫。倫。理也。循環
 以消遣歲月也。始卒若環。莫得其倫。倫。理也。循環
 不可。而後成其為暢然和適之天均也。天均。解之。是謂天均
 均。天倪之已和者。故下仍以天倪解之。是謂天均
 天均者。天倪也。解人之罪也。四句。是從對面作結。此處抽
 出天倪細釋。從旁面作結。讀者識
 此等機關。行文自絕跡。飛行矣。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
 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惠子生平專以強辯為是。未嘗有回頭認錯之時。
 故莊子言孔子大聖。猶有非今是之進境。所以
 感惠子。使不執堅白以自終也。或解作與則陽篇
 惠伯玉一。同意者。周于本節。絕少關照。即解作

之流何以至
 之流何以至
 之流何以至

泛論孔子者。于首句。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惠
 謂字神氣。亦未體。會。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惠
 不能自省。因謂孔子之所為。將如此者。殆。莊子曰。孔
 勵志而行。其所以知。故曰。就月將如此也。莊子曰。孔
 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言謝之。謝去。有為之迹也。
 之事。但聖不自聖。是以日徂。而德盛。化神之故。未
 嘗自言耳。一邊分別孔子。一邊針對惠施。所謂向
 中有。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孔子嘗言
 于造物。不過欲復其性靈。以全其生。初之理耳。孔
 子言此。則謝有為之迹可知矣。若惠子而如此。豈
 宜于道與之貌。天與之形。而鳴堅白。以鳴而當律
 傷其生哉。莊子引孔子之言。止此。以鳴而當律
 言而當法。言如此。惠施能此。則亦不妨。言也。利義
 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若義與
 列乎前。而猶欲以好惡為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
 心服也。義利陳乎前。而猶欲以好惡為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

孫龍與孔穿辨滅三耳。孔穿不能屈曰。幾能令滅三耳矣。然孔穿不心服。而公孫龍終以行也。前猶隱箴之。此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盡。立定天下之定。若孔子之所以服人者。使之中心悅而誠服。未定者。而使之定。豈若惠子出。即足以定天下之。之。使已不及孔子。所以抑惠施而使之反求。及彼乎。言已不及孔子。所以抑惠施而使之反求。其神氣之。夫。謂孔子之言。止于定天下之定。立一句。是孔子自矜乎。抑教人務外而為人子。善讀書者。要知對何等。說何等話。寫何等。人。品。要得何等神氣。若泛泛悠悠。則不如不讀之為愈也。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再仕而後化。則非居業之進境。因前段化字。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而類記之者。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

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懸。如帝之懸解之懸。哀樂入之。則有無所。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歸畫。學問日新而已。無與。始可謂之解懸。今以哀自係。何以能不懸乎。僅言哀而不言樂者。樂則冥然相忘。哀則有感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身外之物。任其飛來飛去。而無與焉。寧復知其多少也。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反。二年而從。我。無。三年而通。彼。無。四年而物。見。有所。五年而來。得。有所。六年而鬼入。方。無。七年而天成。為。無。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有。無。九年而大妙。名。無。生有為死也。

勸公以其死也。有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生前有為。則死後精靈不泯。而相天。

蓋以既死而為鬼神。有自而入也。若為生人。陽體則何從勸公乎。正解大妙之人。無所不適。而相天造物。不比尋常有為之人。直至死而方能勸公也。諸解支離。貫串不得。緣未細心體認耳。天有

歷數。地有人據。歷數。寒暑春秋也。吾惡乎求之。此下。承上而推明大妙之人。雖不能指其相天造物之迹。在于何所。而其理則默存乎其中也。莫

知其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始若之。何其有命也。莫知其終。謂不意此物之終而忽終。頭不知其然。而然。極屬無謂。是相來有以相應也。

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無命之者也。此根地有人據而言之。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以為無鬼神。則寒暑春秋。相應而不爽矣。以為有鬼神。則寒暑春秋。或逆行而不應矣。此根天有歷數。而大妙之造化之迹。盡乎歷數人據。今皆不可知。則大妙之人。默存乎中者。非言可得而罄矣。

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

也。景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上叟字是呼而答之。下小也。何必屑層而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止諸狀而言。予

蝸甲也。蟬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甲蛻。附于蝸蟬。影之附形亦似之。而遇立矣。故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形

以為非。故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形使其形者乎。彼指形。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

○應○前○不○必○問○意○

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
○收○有問乎。強陽謂不意其往來而忽焉往來是無有
中之有不可為定數故無可置問也此正
與俯仰行止倏忽無定之問相
應諸解于強陽二字欠理會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
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
不可也陽子居不谷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屣戶外
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
以不敢今間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
誰與居睢盱皆矜高之
狀故人去之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
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

舍者與之爭席矣。此亦承前節之意
而言學貴無我也

莊子獨見

晉陵胡文英繩崖評釋

雲中武啓圖義民同訂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
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
憂之病幽憂憂其不
得清幽也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
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
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

莊子獨見

讓王第二十八

一

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
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

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歛

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

間而心意自得語句雖妙然亦勦集內篇
字意而筆力失之軟弱吾何以

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

入深山莫知其處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

之為人捲同卷如賈捐之昧死竭
卷之卷卷卷誠惻之意葆力之士也

徒言葆力則不葆其神可知矣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婁

載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

之以犬馬野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

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

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謂戰鬥而殺人之子弟也吾不忍也子

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

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筭而去之民相連而從

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

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有富貴不憚
之以傷其身尊

生者則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
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
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
人薰之以艾強出之而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
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
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
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惡人之所欲得為
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

職論亦清揚

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是國策中雋語書

之言曰左手攬之則右手廢右手攬之則左手廢

然兩攬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攬之乎昭僖侯

曰寡人不攬也子華子曰甚善白是觀之兩臂重

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而遠矣

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

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

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

隨問道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

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緒餘二字較土直據批勝其土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所以為往而不傷生也。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子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棄

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君之于民周之亦可受但使官遺之粟則不可耳。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知我則不待如此。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窮困矣。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殺子陽。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
賞從者反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
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
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
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
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
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
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
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
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

漢初子其為我退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
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
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
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
不受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
茨積也室不治故
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
所積皆生草也
以為塞上漏下溼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
表素軒車不容卷
軒車高大故
往見原憲原憲華
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
子貢原

忘其者考以
而一氣揮酒
大小星得自
而一氣揮酒

同門亦不應。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學以為人，所學者皆以適人之適也。教以為己，所行者皆以求富貴利達也。仁義之慝，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

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襟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吾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作，工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吾之得也。用意錯亂出語

庸率以此效顰乎？
莊亦不自量矣。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

莊子獨見 讓王第二十八 六

字若如此
聖人門
下

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精語。難境。瞻子曰。不能自勝。則
從神無惡乎。言不能自克。則且從心所欲。然保能
神無惡乎。惡。如世說。輒作惡。數日之
惡。神惡。猶言。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
心中不快也。必不能重傷之人。無壽類矣。壽也。魏牟萬乘之公子也。
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
有其意矣。有意于
隱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顏色
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
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
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藉。狼藉也。弦歌

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
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
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
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
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
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
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
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抗
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
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

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寒暑風雨之序謂窮則必通。通則必窮也。而許由共伯未嘗有窮通也。引之何為。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缺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不若是而已猶云。若是不而已也。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瞍而謀。瞽瞍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

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射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湯，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爛水而死。湯又讓瞽瞍，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瞍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也，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盧水。平昔既知其無道，則宜早自避矣。若臨時為此，則非忠非義，非潔身，非重生，究欲何

為者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若武王知夷齊之為人則無此盟矣若未知夷齊之為人武王又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祈喜禱求所好之事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人樂此政則行此政人樂此治則行此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

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眾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凋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並同伴與此人同處也塗汚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矣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語意支離如此

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筆力庸弱詞句淺率

其為贖手所託無疑。故不復甚加褒貶。聽之若存若亡可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孔子', '柳下季', and '盜跖']

字獨見

晉陵胡文英繩崖評釋

雲中武啓圖義民同訂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十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

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且竊為先生羞之。且

請為先生往說之。

孔子豈說客耶。其為戰時人所託撰無疑。

柳下惠

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

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

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湧泉。意

如飄風。心如湧泉則不可遏。意如飄風則不可測。強足以拒敵。辯足以

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

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顏子先子路而卒。豈能為馭也。子貢

為右。既非兵車安用右為。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

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

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教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

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

偽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

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

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

下學士不反其本。不反其本。雖盜跖猶惡之。操衡

也。妄作孝弟而徵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

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舖之膳。孔子

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

形勢便
厚人小說

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噴目殺如乳虎曰五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五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五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是純

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五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五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遺德猶遺體也五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告我以大城眾民是規我以利而五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

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
 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
 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
 之如目擊太古氣象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
 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
 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
 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
 里堯舜作立羣臣立羣臣異位于羣臣也然亦費解矣湯放其主武
 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
 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機

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
 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
 立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
 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
 曰孔立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
 事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
 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
 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且無
 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
 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兩引黃帝

戰于涿鹿之野。蓋為解脫罷兵休卒之說也。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

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

者，世之所高也。孰同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

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

齊、薛、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

焦、餘、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屠、狄、諫、而、不、聽、負、石、自

投於河為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

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

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

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大流、豕磔，裂也。流，流之於水也。操、詠

而乞者，人惟乞者不惜命。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

也。世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

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

笑，自之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且之所

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

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

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

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

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

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

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
 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正之所言皆吾
 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
 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
 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
 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
 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
 微往見弟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
 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正所謂無病而自灸
 此種病根亦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
 不可不知

哉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
 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
 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
 不為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
 大者幾在無恥而信富人聞之必以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矣故觀
 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
 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生欲造句子張曰昔者桀
 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臧獲聚劫汝
 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

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桓公而又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後世假名士，往往如此。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美字與尾字叶韻。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

別乎？滿苟得曰：先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伐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顯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狗財，君子狗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狗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數語頗似見道之言，無轉而行。

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徇而成將棄而天比于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

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世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使扶同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

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心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

以事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知和曰。平為福。義理雖妙。而非漆園本色。有餘為害者。物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筦籥之。噍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矣。佞溺於馮氣。佞。同咳。咳。溺。皆瀕。瀕。憑氣。以言富貴之人。體既肥澤。諸事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體既肥澤。則馮。馮。靠也。可謂疾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正笑罵由他。

笑罵實避且馮而不舍言暫避人之譏罵而可謂

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醜醜禱求

醜憂戚而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

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

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

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警絕而不可

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縹意絕體

而寧此不亦惑乎縹意中委曲縹繞也絕體寧為死亡也

莊子獨見

晉陵胡文英繩崖評釋

雲中武落圖義民同訂

雜篇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

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日之三年國

衰諸侯謀之太子惺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

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來得無味太

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

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

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懼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凡周君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太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

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好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

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貉
石城為鋒齊岱為鏑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
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帝以常山制以
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
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决
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
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
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士
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夾此劍直之亦
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

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
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
實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
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
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决
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
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
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
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
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莊子獨見

晉陵胡文英繩崖評釋

雲中武荅圖義民同訂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
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
眉交白，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
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
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
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

相與門以
不可為寄
不有識其
不有識其
不有識其

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餘
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
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
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
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
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
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
琴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
而進與盜師篇同一反走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
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

下風率聞咳唾之音以卒相正也客曰嘻甚矣子
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
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
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地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
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
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
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
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
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
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

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節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止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說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誅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

投其所欲謂之德林

言善否皆容之。而惟頰之所適則偷投之也。頰適。即頰指之意。

此八疵者外以亂真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然美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歛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容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

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有淵理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

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意亦警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

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
 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
 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
 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
 不聞擊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
 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
 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
 之容今漁父杖挈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
 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
 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
 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
 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
 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
 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
 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
 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
 有矣吾敢不敬乎

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則人自
然畏敬而貴者老者皆在可輕而獨敬則人自
我之有德矣豈不驕而為患哉整醜也夫饗人特
為食羨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薄其為權也
權量度也權輕不甚用其量度也惟利而猶若早
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
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萬乘之主則其
智盡若見我之光耀則將任我治事責我效功伯
昏瞽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言策能
能改則處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只在旁
出同伯昏瞽人北面而立敦杖盛之乎願立有
月之法伯昏瞽人北面而立敦杖盛之乎願立有

間不言而出只用冷眼旁觀而此中之光景自異
此賓同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
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已矣言不消發藥
無保便為良藥于下文固字終吾固告汝曰人將
有關照或解作不可救藥味是保汝而汝不能使人
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
無保汝也而焉用之焉用何用此感豫出異也必
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汝言感而使人悅豫由
人故也人既有所豫則汝豈能一無所感乎若有
所感而搖汝本味之真性此種喪已徇物甚無謂
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若有人告汝則汝亦彼
所小言盡人毒也言祇有毒之者而無有藥之者

莊子獨見

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史張騫傳使者率多進就于天子註美言如成熟也。

按熟字如此解既與小言句相關又巧者勞而知以見習熟而莫能覺悟也諸解未是。

者。憂宋子京謂不識字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遊

況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汎若不繫之舟則人無從保之

矣。又言虛而遨遊蓋為內誠不解而致其叮嚀也。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祗三年而緩為儒。儒不成

知河潤九里。帶喻一澤及三族使其弟墨以病根在

異于人故使弟墨而儒異相與辯其父助程十年

而緩自殺。儒墨不能並立故相與辯父溺愛而功

其父夢之曰。以下皆怨父之詞見夢使而子為墨

者予也。此稱之所謂職其親也。如闔胡嘗視其良

既為秋柏之實矣。已噉于墓木拱矣。夫造物者

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正此

其軀笨伯觀之。夫有不墮落坑塹者。夫人以已為

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掙也。有

泉。人人可飲。猶各習其業而不必相爭也。今緩自

欲表異而至於賤其父。何嘗見得大道。不過如井飲

之徒。互相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

知也。而有德者即安其天。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

遁天之刑。言外見緩死。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

安。眾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為眾人暗指緩說。

列禦寇第三十二

其所以
謂之曰
其所以
謂之曰
其所以
謂之曰

而緩使其弟墨。為子不宜怨父。而緩指其父為而。是安其所不安也。河澤九里。澤及三族。則盡力于儒。素位而行可矣。今欲使弟墨以表異。自殺而傷父心。已死而見夢。是不安其所安也。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為已工夫。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則非強閉而不出也。聖人以必

不必。故無兵。眾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聖人于可必者。亦視為不可

必者。亦欲必之。故胸有爭奪。胸中既恃。爭奪為能。則所謂傲精神乎。蹇淺。而漸至銷止。悲精。力矣。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傲精神乎。蹇淺也。竿牘。學

問也。蹇。好為艱難。淺。無益之學。小夫而欲兼濟道。之智。不過矜其所難。見其所淺耳。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

惟至人為能行道。生物。反形歸虛。今小夫之精神。已盡乎蹇淺。而欲為此。則迷惑于宇宙。而不知從何處下手。累于形。而不知太初。在于何所矣。太一。提攝調和之意。與兼濟一例。講。形虛實與虛也。與道物一例。講。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

諸解。未是。甘冥。即東坡。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無。何有之鄉。所謂黑甜也。

清。夫至人之所以能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者。以其能聚精會神。而歸之于未始有始。而甘冥于無何有之鄉也。故其精神之運轉。如水之流于無形

之地。即其發洩。而為兼濟太一也。亦在于太清之濁。而小。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汝

指小夫之知。毫毛。苞苴。竿牘也。大寧。甘冥于無何有之鄉也。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
 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
 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
 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
 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
 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
 子行矣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同楨幹國其有
 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羽不須飾
 又畫之從事華辭以支為旨不知本為美恐性以

視民而不知不信恐其性而為此虛文以示人
 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非受之以私心非宰之
 以天故宰之以吾神此皆彼宜汝與予願與誤而
 可矣言仲尼之性與汝相宜與抑予之祿今使民
 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示
 者非偷安且夕也故欲為後世難治也輕賢一句
 慮者莫如休而不治舊註未受難治也不屬于前
 不麗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難治也商賈不齒雖以事
 句蓋治則必期其效故為施而商賈不齒雖以事
 不忘而與天之布化不同也商賈不齒雖以事
 齒之神者弗齒夫所謂施不忘之不可者以其似
 夫商賈不掛人之齒類雖或以事而偶掛人之齒
 類其人之真神終不以齒也上民者奈何類此不

列禦寇第三十二

五

昔之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商賈
人專利而生害。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
刑者陰陽食之。憂患而剝蝕之也。宵小也。離。雁同。
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言自難治也。以上
養生之道。刑以下言。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
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厚貌渾厚其貌如
怒貌為善惡未必善惡也。深情所以厚。故有貌愿
而益有長若不肖。愿如鄉愿之愿。雖如鄉愿而
有順懷而達。柔順懷急俱非中道。然亦
有貌如此而內自通達者。有堅

而縵有緩而鈇。堅而縵謂貌若堅強。而臨事則寬
緩而臨事則堅強。足以蔽扞也。鈇為臂鎧。有扞。故
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貌之不足信。而情
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
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
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
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
人得矣。厚貌深情。豈能逃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
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孰敢不軌。何
度之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而夫不肖人也。呂鉅
中。也。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驕蹇也。富貴不淫。此

亦觀人。再命而於車上。舞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

許。不在他眼裡。不去較量也。俱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曉及其有曉也。而

內視內視而敗矣。曉又其機括之靈者。而凶德有

五。謂天地篇之所。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

有以自好也。而叱也。叱也。其所不為者也。而凶于

上言害于德者。惟心也。此復言害于德者有五。而心

其最為者也。中德也。心之凶德無從而見。故于

所好而警其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

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極則緣

循。偃快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緣物循物則

自好而警其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

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極則緣

循。偃快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緣物循物則

自好而警其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

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極則緣

循。偃快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緣物循物則

自好而警其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

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極則緣

循。偃快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緣物循物則

自好而警其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

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極則緣

循。偃快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緣物循物則

自好而警其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

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極則緣

循。偃快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緣物循物則

仰同。猶俯仰而不得罪于人。也。困窮而畏。知慧
外通。以有涯隨無。勇動多怨。好為爭奪。仁義多責。
仁義。先生之蘆廬也。觀而多責。爭之府也。達生之
此三府者。人所必有。而不可開其實也。達生之
情者。傀。于知慧。勇動。仁義。諸物矣。達於知者。肖
肖。釋散也。去小。達大命。若隨。達小命者。遭。隨者。其
知而大。知明也。小。達大命。若隨。達小命者。遭。隨者。其
行。遭者。得時則駕。此皆無所執滯者。而不能無大
小之別也。此三府者。亦人所必有。而宜達而由之者
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釋莊子。莊
子曰。河上有家。貧。恃。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
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

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不奚微。纖毫

所食也。即下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

王而寤。子為整粉矣。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

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犢初生。犧將死。兩者相反。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善葬具

豈不備邪。何以加此。不是端一。描寫曠達。亦見得天地萬物中。赫然有此。

在。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將死之言止此。乘化歸盡。

委而任之可也。奪烏鳶以與螻蟻。則是未離羅治之承。夫偏。魄尚。尚。隨其所之。而况此臭腐之物。與。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因乎物理之所平。而以己見平之。則不平矣。不明者

唯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明者見外物而為之使。神者見而置之。故勝。明知棄餘而欲厚葬。是為之使也。若神之所安。則純任自然而已。

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以其所見。而助于人。為則其功外。馳而真神亦喪矣。豈得為明乎。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莊子獨見

晉陵胡文英繩崖評釋

雲中武啓圖義民同訂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

此句是統說百家衆技。下面道術方是自成一家。而有源流授受者。看本句天明。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

伏下文得一察以自

好。及往而不反之意。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

曰無乎不在

道術本無乎不在。但治

曰神何由降。

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

神如雜

之神。明如昊天曰明之明。聖聖德也。王王道也。神

何自而降乎。明何自而出乎。聖必有所由生也。至

天下第三十三

必有其所由成也。四句皆設問之辭。皆原於一。名雖異而其發源初非有二也。神降明出。先天之道術。天人以下體之也。聖生玉成。後天之道術。不離於聖人。以下體之也。一字為後裂字伏脉。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始也。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法以分之。如數一二三四者然。毫無所難矣。百官以記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憲。皆有以養民之理也。此雖未及。然皆道古之人。

其備乎。因道術無乎不在。皆原于一。配神明。醇天。故精粗本末無不兼該也。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維其備於身。故能廣運也。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其不明也。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一察之見也。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也。

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判天地之美。三句。知之。寡能備於天地。明也。一曲之士。固不能備。賢知之。容。即上所謂配神。所以起下。閻是故。內聖外王之道。蓄之則聖。德。闡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申一。察。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

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

為之。大過已之大順。此種道術。已屬不正。而墨子而無所改更。其瑕疪已於無意中脫出。不俟下文。與新而先見矣。作為非樂命之

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其

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

樂。博不異。博取不為立異之名也。承上汜受二句。來。不與先王同。二句。承作為非樂。四句。來。黃

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

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

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

三重。士再重。禮樂之彰彰。不可廢如此。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

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

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

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輕著一筆如其

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蔽蔽如蔽棘之蔽諸解

悲句欠聯絡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

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

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離于天下

也為道而至于不可行于天下其去外王之道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

灑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

二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栒而汎汎天下之

刑九同糾糾雜調刑使之適宜也胼無胼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

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

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政木履也蹻草履也服事也日

夜不休以自苦為極全付本領和盤托出曰不能如此非禹

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

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

不同誦墨子之書而倍誦于墨子也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

相訾以觭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

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願為之尸以之

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

提摩撿
挑妙境傳
亦復爾爾

子子獨身

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肢脛無毛相進而已矣相進
矣持此而亂之上也亂之治之下也治之雖然墨
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吝也
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伎於
眾無世俗之累故不以物華自飾願天下之安寧
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其白心表
之無所私也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
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
始別宥為始分其等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心
無可方物而今強為之形容心本無可名言而今
強名為心之行如下文以合歡鉞文便謂是心

之德以膈合驩膈煮也人雖不歡而強欲與之相
行也膈熱如物不能熱而強合以煮之也
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置以為主置心見侮
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觀孟子所載必將有
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
遇語可見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
少曰請欲固置置字頓住另有妙義言必欲用其
讀此一段文字須逐步細玩其旨無所跌用氣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
象緣足以盡其妙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
已不必活而傲救世之士之曰君子不為苛察根
為已者即上文白心之意也不意來不以無益於天下

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第三十三

五

者明之不如已也。明之明無益于天下之學也。不如已。明無益于天下之學也。蓋鉅文之意。
 此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不用抑揚褒貶。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于外物。而不兩。承易而無私。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辯。分也。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偏。不偏。經。選擇。則教

則不至。有可教者。則必有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不起念。汰則淪落。而以為道理。冷汰。于物以為道理。即曰：知不求用。以為道理。下所謂塊不失道也。

知將薄。薄。作。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言無論知與不待知而後近之。則傷之矣。謏。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謏。無任。狹邪也。也。縱脫無行。脫。推拍。斡斷。與物宛轉。如推而拍之。畧不為行檢也。推拍。斡斷。與物宛轉。如推而拍之。與物宛轉。緣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魏然。塊然。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後行。曳而後

往光全而無非全也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

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朋知之累動靜不離

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

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慎到之道如此是直豪傑

相與笑之曰單是豪傑笑他可見庸慎到之道非

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言此種非生

焉死人之理甚可怪也田駢亦然少陵句能添老

學於彭蒙得不教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

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窳然惡可而言窳然

會之當是偶然過物之意前所謂決然常反人不

無主下面不使人見而觀之亦此意也

見觀而不免於旣斷旣同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

之躓不免於非彭蒙田駢真到不知道雖然槩乎

皆常有聞者也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

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

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

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

在已無居形物自著二句是不其動若水其靜若

鏡其應若響三句是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

和得焉者失四句是未嘗先人而嘗隨人句是關

弱謙下隨接起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

弱之濡弱謙下天小第三十三

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

曰受天下之垢此數句是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

藏也故有餘歸獨音謂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

不費無為也而笑巧此數句是人皆求福已獨曲

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已曰堅則毀矣

銳則挫矣此數句是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

至極此三句是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寂

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竝與神明往與

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羅如羅

萬物羅列而無所歸向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

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

之辭端起處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之也儻儻

放蕩也。觴讀如陽。數奇之奇。恣縱而不放蕩。蓋不

欲獨立于世以表異。含下文天下沉濁。不得不然

之意。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因

下沉濁故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真實也。中

不可以為戲也。廣大也。道無獨與天地精神往來

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

瓌璋而連舛無傷也瓌璋則易於驚世駭俗。連舛

則宛轉而入情入理。故無傷

其辭雖參差而諷詭可觀參差則易於雜亂。無章

可觀。故彼其充實不可以已。所謂積上與造物者遊

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本本也

大而辟深閔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同調適而上遂

矣宗如宗支之宗言大要皆如太雖然其應於化此下便是開

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

盡者蛻如蟬蛻之蛻遇變化而應隨物理而解而

則芒昧而不可盡其道矣若蔡邕之私惠施多方

論衡以為談鋒即有所蛻而來者矣惠施多方

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歷物

謂以意經歷于物而懸揣之也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

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車

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洞而與

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

天地一體也畧作一○束○局○勢○便○不○散○漫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

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

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

不跟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

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柶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

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

狗黑狐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槌日取其半萬世

末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
 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
 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抑揚都在一囿字內惠施日以其
 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抵也根
 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地天
其壯言有已則天地皆壽也施存雄而無術言大而夸南方有倚人
 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
 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
 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
 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

矣金陳開于道也不務由天地之道德而務言故問于道能其猶一益一害之然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
 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
 萬物而不厭夫惠施而允之以一猶可為也蓋愈貴于道則能幾于道乃惠施不
以一自寧散于亦奈之何哉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木
 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
 是也悲夫此段議論非貶薄惠施亦非借觀自
人因此波及而自為空言無實之學故謂惠施
難而無術則莊叟之所得可知彼史公空語無
之機莊叟
之矣

莊子原于一古之及其備乎道德不一

其法至也遠矣其行適至是而止樂乎皆嘗
有聞者也古之博大真人哉洗發裂字抑揚各
吐後用彼其充實不可以已直接古之人其備
得句隸批一切末帶出惠施一段正與充實不
可已相反通篇一氣貫注而千巖競秀萬壑爭
奇泮泮滌洄如入武夷九曲使人愛元不盡至
夫神至聖不雜真人之號鄒魯六經不置進退
之辭隱然見根柢出于聖門變化裕于全德斯
其所以託空言以救世道者豈時有所用

不該不備惠施編為之說而存雄無術相瞞
楹。蓮。林。西。仲。力。辯。為。訂。莊。者。所。作。但。細。玩。此。篇。
筆。力。雄。奮。奇。幻。環。曲。萬。端。有。外。雜。篇。之。所。不。能。
及。者。莊。叟。而。外。安。得。復。有。此。驚。天。破。石。之。才。然。
則。先。載。莊。子。將。死。一。段。而。後。接。入。此。篇。蓋。以。見。
莊。子。既。死。而。道。術。之。壞。將。有。不。可。問。者。矣。為。後。
世。慮。至。深。且。遠。其。胸。懷。底。裡。夫。誰。得。而。窺。之。

